

于黑丁选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于黑丁选集

二（散文卷）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于黑丁像

目 录

流浪	(1)
雨天	(7)
黑夜里的宋家庄	(11)
夏	(16)
雾	(23)
原野	(31)
尸	(38)
永恒的记忆	(43)

饥饿	(50)
行进在太行山	(55)
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	(65)
向遥远	(67)
我怀念吕梁山	(74)
那个伊克昭盟人	(81)
民兵英雄申戎寅的故事	(92)
慰问伤员	(100)
铁而无私的人	(106)

——记考张三区武委主任杨钦同志

新的开始	(117)
------------	-------

——农村土改特写

常香玉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	(160)
思念振铎同志	(163)
追思	(173)
回忆与思念	(179)
田横岛五百义士	(188)

——读史感记

《花信风》序	(192)
深切怀念王统照师	(202)
一次难忘的会见	(224)
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人民作家	(230)

——在刘知侠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祝愿	(240)
在臧克家学术讨论会上的祝词	(247)
海歌	(252)
茅盾同志永远活在我心里	(257)
母亲的泪光	(268)
第一次剧团进村	(277)
我的启蒙老师	(281)
一个自学成才的土木工程专家	(290)
——纪念于鼎忱	
由李蕤想到的	(307)

流 浪

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那正是一个冷气沉沉，落叶飞飘的暮秋时分，为了生活的压迫，我已开始踏上这寂寞的流浪的长途。

离开家乡，从冷静的哈克小车站爬出去，孤独的漂流到那冷漠的空旷的北荒。

我背着一个小行李卷，每天每天是在山国里跋涉。日子是飘忽的飘忽的，我的心也是飘忽的飘忽的。

家呢？家是遥远了，当黄昏的影子罩暗了山道，小径，淡薄的忧郁，和小小的恐怖，像那空际的冷风似的便爬袭上我这颗负伤的心灵。于是，我朝着山脚下闪烁的火把的处所踽踽的走去了。那是家呵，那是我流浪人的夜晚归宿的家呵。

几次的曾宿在索伦人的家里。几次的也曾宿在毕喇尔人的家里。

躺在一铺钢硬的土炕上，当我把疲倦的身影藏在被窝里，然后瞪开眼珠子，瞧瞧放在炕沿上那一个一个的并摆着的男的，女的鼾睡的脑袋，我几乎忘记我是一个漂流的异乡人了。

清晨，突然醒来，我揉开两只朦胧的眼珠子往周围一瞅，炕上除了我自己犹在留恋这温暖的被窝外，是——一个人影也没有了。我懒懒的爬起来，我伸着脑袋往外一看，女人都在地下忙着烧饭，男人都在院子里修理巴呼①，加鲁啃②。

等到把烧好的饭收拾到炕上来，女人便温柔的对我：

——索斯！格比拉咖呀！咯咯……③

银铃似的笑了。

吃过了几碗高粱米干饭，我把行李卷起来背在肩上，和他们每一个人亲热地握了握手，一边点着头，一边黯然的朝着山道孤独走去！

白天，太阳光不能在每一个时刻都照耀着我，那巍峨的山，那繁茂的森林，就是一个无边的漫阴的雨天呵。

① 打猎用的器具。

② 打猎用的器具。

③ 先生！吃点平常饭吧！咯咯……

山国里我已消磨了三个月的时日，我是疲惫的感到旅途的遥远了！

不久，我到了离库克多博镇三十里地的一个荒僻的喀波加村落。我住在达呼尔人诺波斯达夫老头子家里。每天除了帮着诺波斯达夫老头子喂喂马，赶赶车，打点零杂外，我又多少帮着诺波斯达夫的女儿莎佳娃白干点家里的活计：提水，烧火
.....

她，莎佳娃白有一对好看的眼睛，还有一个健美而俊秀的身段。她的生涯是忧郁的，一颗十八岁的青春的心，像一道阴郁的溪流。她终日是沉默的，不大爱笑，偶然有一次笑，但在她的笑脸上都放着一道神秘的光。几次我曾背着诺波斯达夫老头子的面，热情地抓着她的手，瞪着希望的眼光，问她：

——莎佳娃白！为什么不大爱笑？

回应我的是一个凄愁的默视。

我的心是朦胧的，开始加重了孤独。

不久，不久，我终于被那个诺波斯达夫老头子驱逐了。莎佳娃白把我送到昆漠古的荒原上，毫无拒绝的让我拥抱着，又毫无拒绝的让我热吻着。

荒原是寂静的。我收拾起来一个永不会遗忘的旅途上的残梦，孤独的走去了。遥远的遥远的莎佳娃白是楞在没有叶子的丛莽的边缘。

黄昏。

我背着一个小行李卷，踉跄的从一条山道上冷索索地走进了库克多博镇。在行人稀少的暮色苍茫冷静的大街上乱闯了一

阵。我一边回味着旅途上的艰苦，一边却脚步沉重地踏进了一家破落的小旅店。

三天之后，居然，我认识了一位青年朋友，这朋友是在五天以前从满洲里来的。经过一番亲密的谈话，我知道他是和我同样可怜的一个流浪人。如果需要我述说他的身世，那我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一点：他是因家庭的没落而无经济能力继续入学的一个大学生。家里有一个老母，有一个十几岁的弟弟，弟弟也因无钱入学仅仅高小毕了业就入一家商店当学徒去了。最不幸的，当他失学半年后，他的父亲却由于生活的压迫操劳过度而走入另一个世界去了。从此，他便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家，离开了风烛残年的老母，离开了十几岁的弟弟而流浪到海拉尔去了。他在海拉尔当过半年的警察。后来，又到满洲里，但是，事实给他一个失望的悲哀，在满洲里既找不到别的出路，于是，他又当起警察来了。不久，他却加入军队……现在，他连当兵的资格都没有了！

记得，当他对我讲完他的悲凄的身世时，他的泪是一串一串的从眼眶子里奔流出来，他一边抹着泪，一边又说：

——我来库克多博镇已经六天了，于今，腰袋里还只有三块钱……

喉咙一哽一哽地：

——我还想不出办法来呢！离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同样的没有办法，干脆就不如在这里挣扎……

从此，额尔古纳河畔，每当夕阳残照的时候，总有我们两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在那儿徘徊。

我们就愁漫长的冬夜的失眠，这是太容易会让我们陷于烦

忧之海里。广泛的思潮刺激着我们的思绪开始不宁静时，那只好从炕上爬起来，在黑暗里沉默着脸，静静的听寒山上的夜风呼呼的作响，和荒漠的死寂的村落里夜犬汪汪的吠。但，我们不敢透出一声轻微的细语来，这恐怕会打扰人家的甜梦呵。

等黑夜悄悄的消逝了，太阳的光也照不暖冷冷清清的库克多博镇。

最可厌的，那破落的小旅店，白天也是黑夜。有时，为了需要一些清新的空气来调养我们这久被旅途的残梦所损伤的一颗忧郁的心灵，几次也曾爬到镇后的山岭那边一个村落里去看索伦女人。或者，跟着打猎的索伦人在山上乱跑一阵。向晚时分，倦游归来，我们照例的要跑进那个美丽的麻里喔尔女人开设的酒店里打几两浑苏，再买点麻辣，然后回到旅店里，两个人对坐在热烘烘的土炕上畅饮着。酒后，我们的两颗心是加重的要充满了忧郁。有一次，他是醉了，而且竟嚎啕的放声大哭起来！唉！疯狂的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呵，当他把忧愁忘却了而安然的沉于睡梦时，我恐怕他害冷，便从身上把我的一件大衣脱下来给他盖在身上。我簌簌的流着泪，暗暗地：

——唉，这库克多博，这破落的小旅店，都是我们记忆里永不会褪色的一幅旅途的版画呵！

住在旅店里已经一个月了。有一天，那个女店主蒙古人玛比妮走到我们跟前，瞪着两只大眼珠子，鼓着嘴腮，咕哝着：

——你们二位先生，今天就是一个月了，欠账也该算清一下才是……

好一会，她又咕哝着：

——这样吧，限你们三天期。

屁股一扭一扭地走了。

限三天期，难道三天我们就有办法吗？我们又不认识一个人，向哪儿去借钱？就是把两个小行李卷卖掉，再把两件破旧的大衣卖掉，我想也是付不清在我们视为数目异常重大的这一个月欠账呢！况且在这冰天雪地的山国的旅途上，又怎能够缺少一个小行李卷，和一件破旧的大衣呢？呵……

显然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我们终于想开了一条出路。

那就是在三天限期将满的前一夜，外边的风刮得猛烈的叫，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光。雪花飞舞着，黑暗沉沉着。我们在乌黑的屋子里摸索着把行李卷起来，背在肩上，悄悄地，颤抖着走到后院。把篱笆轻轻的折断了好几根，侧着身子钻出去，踏上冷清的街，茫然了！唉，黑夜漫漫，这让我们往何处去呢？

爬上峻峭的南岭的山道，我们幽灵似的在黑暗里跋涉着，沙沙的脚步朝着遥远的札兰诺尔前进……

一九三五年二月 北平

(原载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第二卷第二期《太白》)

雨 天

春雨绵绵，我伫立在窗前，从锃亮锃亮玻璃的折射中，我俯视着烟雨迷蒙的大街，使我立即想起了一年前的一幕悲惨的闹剧。

那是 1933 年的春天，我从流亡北满回到县城，一走进家门口，我就发现在大街北侧开辟了一片热闹的广场。从房屋旧址给我的印象，这广场的北边似乎是往北推进有两间房屋那么宽的地方，把广场扩大了相当宽的

深度！变化很大，而广场一连建筑起一栋一栋宽阔的洋房。从东四间开始，在紧靠东侧的一间门房挂起一块长方形的金光闪闪的“金龙”钱庄和当铺的招牌；再挨着是中间四间靠西侧一门挂起“鸦片、海洛因、吗啡料理馆”的大招牌；再往西四间靠东间的门上是用胶水贴上的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经理池田博文”几个字，从字面看还引不起什么注意，只不过表明某个商店的经理而已，但从人来人往看，似乎又不像是做生意的，这就使人怀疑这个经理实际的身份地位；日子一久，使人看出这位经理的内涵还包含一层易于使人注目的秘密，于是有人议论他不是一般经理，揭开他身上的泡沫，实际他是日本领事馆的密探，也是一位特殊身份的特务头子。那么，他为什么公开要挂着个经理的头衔而把重要的地位掩饰起来，无非是为了工作方便而已。但他主要任务是：管辖地方治安、保证金融流通、贩卖鸦片毒品。除此之外，对全县居民每家每户每月检查一次。我是经常通过自家的窗口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条不平凡而令人注意的大街。

一天早晨落着蒙蒙细雨。忽然，一阵吵嚷而惨叫的声音，不仅把我同时也把左邻右舍全惊动起来了，谁也不敢出门去探听探听。我是从平滑而锃亮的玻璃窗光芒的折射中望见从池田博文办公室大玻璃窗中透过来的一对手带手拷的青年夫妇，像是从北平回来刚下火车就被池田博文带人把他们从车站抓来了。池田博文手里握着皮鞭刚往他们身上抽了几下，问他们回来有什么任务，女的还没等男的开口，她刚烈的性格激起她愤怒的暴跳，直对着日本人大声叫：“我有什么任务？我母亲病了，我们回来看她！”她丈夫接着说：“我们回到自己家，你

们能管得着吗？”池田博文一听，火了，就握起皮鞭一直不停地往他们身上脸上腿上整整抽了几十分钟，满脸满身血淋淋的往外流，他们大叫大骂，就把他们关到禁闭室。

我透过一丝雨中的亮光望见一群衣服褴褛、身瘦如柴的穷烟鬼，似乎夜间就睡在湿漉漉的广场屋檐下，两眼朦胧的似睁非睁的样子，有的枕着个提兜儿，有的在怀里抱着个布袋儿，一个靠一个，奄奄一息歪着头朝着“鸦片、海洛因、吗啡料理馆”门口张望。池田博文一脸怒色心血来潮地从他办公室走出来，一边看一边思索，忽然瞪起两只恶毒的眼睛对坐在屋里看守那对年轻夫妇的三个特务喊了几声：“一会儿继续审讯，他们要是硬顶，再狠狠地给他们点苦头吃！”说着，他转身看了看院子两个半死不活的穷烟鬼躺在地上，就抬起脚来在他们脊梁上狠狠踢了两脚，一看没有气息，就朝屋里大声喊了几声：“来几个人，把这两个穷烟鬼叫辆板车拉到南门外乱葬岗喂狗去！”说完，池田博文转到后门看了看几铺大炕。在精致的卧铺上一对一对抽鸦片的男男女女不仅吸了一夜，把眼前明晃晃的大烟灯吹灭，养养精神，又紧紧搂着睡一觉，醒来后，把烟灯一点亮又吞烟吐雾。这些烟客并不是夫妻，不是相好的，就是在窑子叫的“条子”。或者是咖啡馆女招待陪着烟客在享受烟雾迷漫的夜间浪漫生活的情趣。可以这样说，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鸦片，海洛因、吗啡在一边制造毒品一边又豢养着大批的幽灵。

钱庄和当铺早就开始营业了。不少人围着钱庄，用银圆换满州票敲得银圆当啷当啷直响。还有用满州票兑换高丽老头票。也有不少人出售一包一包金银首饰。

当铺旁边站满一大排人，什么都有当的，水獭皮袄，狐狸皮袄，羊羔皮袄，还有当金银首饰的。……五花八门摆满一柜台，连过年过节用的上供铜器、锡器都拿来了。还有些穷烟鬼也挟着旧衣裤和过年时穿的旧棉袄。凡是旧得不像样的东西——放柜台，首先翻来覆去地看几眼，然后就放在一边，拿起一根手杖来就在柜台上敲几下：“这样东西能当吗？”不由分说，拿起手杖来使劲儿从柜台上扑拉到地上了。柜台里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都瞪着眼睛看看东西再看看眼前当东西的人，嘴里骂几句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审讯在继续，审讯室传出经久不停的骂声、威逼声……各种刑罚都用上了，吊打、耳光、皮鞭、手枪……

广场上那么杂乱的人的活动，有的人停下脚步被传出的惨叫声惊住了！但谁也没有听见这一对所谓犯人嘴里透出任何一个字……

“你们招不招？快说快说！不说，把你们送到宪兵队。”

他、她坚强地沉默。

一辆马车停在审讯室门前。把这一对折磨得浑身鲜红的血人，在蒙蒙细雨中解往宪兵队。……

一九三六年 上海

（原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周刊》）

黑夜里的宋家庄

冬天早晨的街是清冷的，没人影，除了几只鸡扑拉着翅膀在雪地上咕咕地觅食和街外的大道上往镇上送劈柴的大车咯隆咯隆的压着雪地响，几乎是听不到什么刺耳的喧嚣的声音。两个士兵骑着马匆匆进了宋家庄，沿着大街往东走，拐进一条幽深的小巷，便从马上跳下来，走进乡公所，一看两扇大门还紧紧关着，有一个士兵像是生气似的这么怒骂：